華陽高氏[illegible]
收藏金石書籍記

Sung, c. 1126.
Bishop White Collection.
VIII : 66

宋刊柳集十三行〻廿一字〻法顏楷且印工尤精讀是書頗可習王字此宋板書之所以可貴也此中恒字桓字均避宋諱敬缺末筆

覺庵識

覺庵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一

南城先生童宗説　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　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　音義

唐雅

獻平淮夷雅表

案毛詩注云淮夷在淮浦而夷行也吳元濟在淮蔡故曰淮夷宗元擬江漢之詩而作也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童云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宗元以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貶爲刺史至是十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謂元和十年爲柳州刺史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張云徒對反見康誥惡也謂平吳元濟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潘云中陟仲切冊也詩序周室中興焉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潘云忖取本切度待洛切有方剛

之力不得備戎行音杭列也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一本作恩
德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
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
韓奕烝人烝民作烝人避唐太宗諱南征北伐則六月釆芑平淮夷則江
漢常武鏗鍧炳燿【童云】鏗立耕切鍧呼宏切鐘鼓声盪人耳目盪音蕩又他浪反故
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
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童云】永貞元年八月乙巳憲宗即位其年冬夏
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夷劍南【童云】永貞元年八月癸丑劍南西川節度
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癸未命高崇文率李元奕嚴礪李康以討劉闢十月戊子劉闢伏誅
取江東【童云】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殺留後王澹乙丑命王諤討之癸丑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
執李錡已卯免潤州今歲祖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定河北【童云】元和七年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
子懷諫自稱知軍府事十月乙未魏博軍以田季安之將田興知軍事是月魏博節度使田興以六州歸于有司十一月
辛酉赦魏博具衞遣相六州詔田興充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令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童云】

元和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軍節度使吴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称知軍事九月丁亥命嚴綬李光顔李文通烏重胤討之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甲申給復淮西二年十一月丙戌吴元濟伏誅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張云】一作憤懣一作踊懣踊音勇懣音悶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董督也元和十二年七月辛相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平吴元濟○皇耆其武【童云】耆致也詩云耆定爾功耆音旨又匡移反于溵于淮溵於斤切【童云】唐溵水縣屬陳州元和九年討蔡以李光顔為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顔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溵又与烏重胤破賊小溵河既巾乃車巾飾也周禮有巾車環蔡其來一作其來狡衆昏嚚魚巾切【張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甚毒于酲音呈酒病狂奔吽呶尼交切亦作詉讙声以干大刑干一作扞○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

四紀韓平淮西碑云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謂自大曆十四年李希烈鎮蔡州至元和十二年滅吳元濟其

傒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補二四】陵之切一音僖

福也前漢祠官祝釐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

禡莫駕切【補二四】師祭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盾之允切戈謂平頭戟【補二四】錫音陽

馬頭飾也犀甲熊旂威命是荷音何【補二四】左傳昭七年弗克負荷平声○度拜稽首

出次于東天子餞之豐聲是崇鼎臑俎胾【補二四】臑汝朱切嫩耎貌又奴刀切羊

豕臂也胾側吏切大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溵所簡

切【補二四】水名在京兆唐都於此裴度節度淮西及行帝御通化門臨遣涉此水以往乃翼乃前孰圖厥

猶其佐多賢裴度表馬總為副使韓愈為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為判官李宗閔為掌書記李文悅為都知

兵馬使高承簡為都押衙兖兖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

旆我旂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巧言詩注拳力也公曰徐之

無恃頟頟鄂格切勇悍皃一本依尚書作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

郾於憲切【補二四】唐許州潁川郡有郾城縣與蔡州為鄰裴度傳云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李光顏傳

一云十二年四月敗賊于郾城郾守將鄧懷金大恐率諸校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步補注[illegible]音[illegible]假彼[illegible]

卒往裒兇鞠頑裒薄侯切補注聚也鋒蠆斧螗補注蠆音[illegible]似蒙[illegible]螗音唐蟲也後[illegible]史作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下郎切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音步補注申時食補注音步饍餔餌又音布与食也又音逋歟也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擣音禱案唐書李祐言於李愬請乘虛直抵蔡城愬從之用夜半到蔡擒吳元濟以獻靡愆厥慮○載闢載祓音弗丞相是臨謂裴度建彰義節入蔡州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長上声

曾是讙譊女交切恚呼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一作八公于有晉以下文觀之意若重複左傳哀公十四年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謂八公侯之國胙以夏墟左傳定公四年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注夏墟今太原晉陽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補注叶韻尼心切選云鸞鳳飛而北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牛一作刃一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愬音訴方城山名在唐州元和十一年李愬為唐鄧隋節度使）卒入蔡得其
大醜（謂擒吳元濟）以平淮右○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直里切〔張〕云具也）匪
徼匪競（徼古堯切〔童〕云求也）皇有正命（正一作王）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
艱頑（踣蒲墨切強也）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
後厥刃王師嶷嶷（嶷魚力切又音疑山名）熊羆是式衡勇韜力日思予殛
（思一作思奮予殛又作日思奮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
長戟酋矛粲其綏章（綏所以登車者章謂有文采）右翦左屠聿禽其良（李愬
擒丁士良不殺士良感之擒陳光洽吳秀琳遂降愬厚待秀琳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遂擒祐不殺用其策）○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
誘（偵丑盈丑正二切〔童〕云候也）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
多陰諜厥圖（諜達協切）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
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峨（瓠音護〔童〕云李愬傳云愬入蔡州取吳元濟道分輕
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

山戍晏然無知者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以○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音云既清而瀰一作夷蔡人行歌我步逶遲逶於危切○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頯晏本作類胡頯爾居甈丘劌切【重二云】爾雅康瓠謂之甈說文康瓠破罌也前漢賈誼傳注康瓠甈瓦盆底【番二云】顏師古音五列切字當作甈危也揚子音五計切式奠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李愬父李晟成事德宗平朱泚封西平王德宗乃憲宗之祖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一本允作亢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

【重二云】晉書樂志云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

鐃女交切　吹尺僞切

負罪臣一本無負罪字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憲宗即位宗元貶永州司馬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時事恐懼小閒閑音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覩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謂為礼部員外郎時與太常寺相連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一朱轄或作朱鷺二思悲翁三艾如張四上之回五翁離六戰城南七巫山高八上陵九將進酒十有所思十一芳樹十二上邪又有君馬黃雉子班臨高臺等曲魏曲十四篇童云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晉曲十六篇童云及晉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懟音隊童云左傳云以死誰懟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

武為晉陽武第一（晉陽太原屬邑）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illegible]（煬隋帝謚音漾[illegible]暴也渝一作淪）德焉歸氓畢屠綏

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熈一作）訴

田圻（音沂一作斥田圻）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斮梟鷙（斮側略切梟古堯切）[illegible]

（前漢郊祀志古天子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

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鷙鳥五髙切不祥鳥白身赤口也）連熊螭[illegible]（螭丑知切如龍而黃）枯以

肉勍者羸（勍渠京切彊也左傳勍敵之人）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莽母

黨莫補二切莊子適莽蒼者莽又莫郎切）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

窮第二（一本題云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霸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謂唐土德)狙獷服(狙七餘切獷古猛切揚雄美新云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甲之橐(橐音告)弓弭矢箙(音服〔董云〕矢房)皇旅靖敵逾遽自亡其徒匪二丁戮參蹙鱗贙猛(韻中無贙字或云音畎或一云即周禮𧴺字與㬎同)虔慄慄靡以尺組嗷以秩(李密降唐唐以為光祿卿封邢国公嚌什皮切嗷杜覽切與啗同)黎之陽土茫茫(李密)舊境富兵戎盈倉箱之者德莫能享(音香協声享也)〔張〕云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二字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董云〕即王世充也避太宗諱故去世字餘倣此)建德助逆師

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為戰武牢第三(即虎牢也唐諱虎字改為武)

戰武牢動河朔(竇建德所據)逆之助圖掎角(掎居綺切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注云掎其足也見左傳襄公十四年)〔董云〕譬如怒鷇麛(鷇古候切〔董云〕鳥子生哺者或作㲉鷇音丘候切麛彌莫兮切〔董云〕鹿子)〔張〕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悍華戎廓封略命之嘗(母亘切〔董云〕又蒙甍夢二音)畀以斳(畀當〔董云〕)

佽畢楚斧羌兩足以畢斮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 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為涇水黃

第四

涇水黃隴野茫（薛舉所據）負太白（星名一云山名）騰天狼（星妖）有鳥鷙立羽

翼張鉤喙決前（喙究獩切）鉅趯傍（鉅一作距趯音惕〔童云〕跳也）怒飛飢嘯翾不

可當（翾隳緣切）老雄死（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敗唐兵有疾死）子復良（薛仁杲僭帝位）巢岐

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幟尺志切列缺電也旗幟如此）招搖

耀鋋（此斗建指之星術家謂之破軍）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星

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 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輔公祏稱帝於丹陽詔趙郡王李孝恭及李靖李勣討之傳首京師）為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蕩海垠（魚巾切岸也）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墊都念切）授以神柄推元臣（謂李孝恭等）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霧武賦切【童二公】與霿同又茂夢二音）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荊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僭稱皇帝西至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水皆附焉武德四年李孝恭李靖討平之）爲

苞枿（牙葛牙結二切伐木餘也與蘖同）第六

苞枿䴏矣（䴏音隊【童二公】茂也集韻作蘖字）惟根之蟠彌巴蔽荊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眞二公】音旨）曰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去聲）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澶音蟬漫莫半切【童二公】杜詩澶漫山東一百州謂散遠也）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凱還

金奏闋一作遊一本 象形容震赫萬國罔不龔 龔一云音恭義同通用

右苞耕二十八句 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一句句五字其九句句二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 平声 軌將安興貴執軌

為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頑為之魁王師如雷震覍崙以頹上聾下聰驁不可廻 安興貴仕於長安表請說軌唐遣之興貴至武威說軌令牟河西以歸唐軌不聽興貴執軌以聞 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 厥九勿切 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 突厥古匈奴北部正觀三年詔李靖李勣討之頡利懼竄鐵山靖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張宝相追擒之

為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頡利突利二可汗連穹廬脊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傅于都武德九年頡利入寇至便橋太宗與盟于渭上【補注】傳音附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李靖襲定襄破之頡利所親康蘇密來奔又突利率所部來奔窮竟窟宅斥余吾斥開也一作并余吾匈奴地名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輝一本作暉齒善切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左襄公十八年其官臣偃【注】守官之臣惟帝之謇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補注】柢典禮切木根也漢書音帶枝葉攸病守臣不任謂裴寂敗武周進逼并州遂據太原勩于神聖【補注】勩羊至切勞也太宗敗宋金剛於雀鼠谷又破劉武周於洛州遂復故地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洪一本作往式和以敬羣頑既奕庶績咸正皇謇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音魂）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
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
枚默無譁束力踰山徼（音叫境也）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獮腥尸骸
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
係虜來王都（貞觀九年李靖平吐谷渾獲其王慕容伏允以歸）犒樂窮休嘉登高望
還師竟野如春華（竟一本作競）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要伊消切）凱
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麴氏雄西北（高昌王麴文泰與西突厥通武德十三年侯君集討之文泰死子智盛降唐）別絕臣
外區（區別筆刻切異也）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虔烈烈王者師熊螭
以為徒龍旂翻海浪馹騎馳坤隅（馹人實切傳車也）賁育搏嬰兒

賁音奔孟賁夏育皆衛人有勇力者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
臣靖䡊長纓智勇伏因拘文皇南面坐（唐太宗文皇帝）夷狄千羣趨
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音寒正觀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以覆我國都（覆復去声）兵戍不交害各保性與軀（戍一作成）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東謝蠻在黔州西數百里貞觀三年其酋長謝元升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頸身被毛帔韋皮行縢而着履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国歸款周史集其事爲王會篇乃命閻立本圖之）爲東蠻第十

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
飛翰（翰侯汗切又何干切）鵬騫駭羣龍（騫音軒飛辛皃）轟然自天墜乃信
神武功繫慮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累倫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

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求傳無窮睢
盱萬狀乖 音云 睢許規切盱凶于切張目也 咿嘔丸譯重 音云 咿音伊嘔乙骨切言不明也
廣輪撫四海 音云 廣古曠切周禮廣輪之數東西為廣南北為輪 浩浩知皇風歌詩鐃
鼓聞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句五字

眎民詩

美房杜 一本在貞符後

帝眎民情 謂天帝 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
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明德 謂唐君 乃生
明翼 謂輔臣 明翼者何乃房乃杜 房玄齡杜如晦 惟房與杜實為民路
廼定天子廼開萬國萬國既分廼釋蠹民廼學與仕廼播與
食廼器與用廼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
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

遵以肆（合作肆音曳）其風旣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旣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

貞符（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流人謂謫貶降者）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充之切楊子六國蚩蚩注無知也字不同）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誑古况切）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一作公）盛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在永貞元年）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一本享字下有年字）本末閎闊

會貶遂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
故休歟[illegible]傾雪切破也少也集韻歟或作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
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繼焉不
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
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illegible]古奪字書敓攘
矯虔作挐一鬪怒振動一本此下有鬪字唐書無今從之入絕句專肆為淫威曰是不
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
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
毆与驅同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噬音誓咀在呂切合偶而居交焉而
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倪結切爪剛者決羣衆者軋
乙黠切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
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

嗣道怠著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一無游字
其內一統類齊制量去声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
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
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一本此下有堯字年老舉聖人而
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
而非德不樹一無而字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
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
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童云嚚魚巾切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作嚚
者非乃始陳大電童云河圖云少典妃附宝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耀郊野附宝意感而生黃帝於壽丘
大虹童云大星如虹下遊華渚女節意感而生白帝子即金天氏也玄鳥童云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注云
玄鳥鳦也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生契箋云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巨跡童云詩生民履帝武敏歆
箋云高辛初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而生棄白狼童云音郎帝王世紀曰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

謹飭歲丁大侵[illegible]如天五穀不升侵見穀梁傳註
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式
挐愷悌祗敬用底乎
不祈而息四夷
于帝式十聖
上文所澤美者
窮是攸
歷半

仁
於穆
刃莫毋
德乃敺乃
賦徹而藏厚
傷貽我子孫百代
患于已吁一作乎一本之害
音假大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
于比作鉛治祝栗于南前蘇師古曰四

猶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告姑沃切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號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胥山沈海云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序中宜如唐書去量移三字諸本作振動靜專唐書無靜字舊本作尸協人同唐書作神協今皆以宋景文公唐書為據

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一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童云】韋雨非切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見韓子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慤苦角切日月迭而化升兮嫓遒初而狂神嫓子鶴切離大素而生華兮生一本作成汩末流以喪眞汩古忽切睎往躅而周章兮周章不决貌躅厨玉切懵倚伏其無根【潘云】懵音蒙無知也又母總切心乱也又眉登切惛也又母亘切眼不明也世旣奪予之大和兮眷援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臾而不揚【張云】縱子勇切臾音勇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岱而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瞰苦濫切下視也橫萬里而極海兮

類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音二云】恟許凶切音凶憂恐也思浮詐之

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乎一作之紛吾守此往猶

兮【音二云】紛依焚詞音焚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兮攀往列之洪

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躓踣兮【音二云】行並

下浪切【音二云】躓音致踣也踣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寔與暑

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

亦愀然於伐國魯欲伐齊問柳下惠下惠歸曰吾聞伐国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音二云】愀七小切

色變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孔子誅齊優施戮少正卯藺諫顏

以誚秦兮入降廉猶臣僕藺相如叱秦王引車避廉頗降音絳下也藺音吝吉優繇

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匿游吉鄭子太叔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国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因徒兵以攻之盜少止萑音丸苻音蒲字繇与由同劌挾刃於霸侯兮

退匔匔而畏【音】劌居衛切匔匔丘弓切敬謹貌魯莊公十三年齊侯始霸与魯會于柯曹劌以匕首劫桓公

盡歸魯之侵地桓公許之乃下壇就群臣之位公羊作曹沫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

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歎大雅之所勗子玉切見烝民詩陽守身
以執剛兮卒身易帥而蒙辜左傳文公六年晉陽處父以剛晉狐夜姑怒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
鞫居殺之羽愎心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補云愎蒲北切又弼力切很也盭音戾又
音利項羽既敗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五騎各得其一躰雲岳岳而尊強兮果黠志而乖
圖漢朱雲連拄五鹿充宗射人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
就陵陳万年病召其子陳咸教戒於牀下咸睡頭觸屏風万年怒後咸以言石顯見為城旦冶訐諫于
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訐居列切左傳宣公九年陳洩冶諫靈公宣淫孔寧儀行父殺之苟
縱直而不羈兮乃變催而禍仍一作俱歷九折而直奔兮九折險阪
也固摧轅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宗
以允塞兮抵梟梁而壞節後漢胡廣曲從梁冀鴆殺質帝立蠡吾侯家撝謙而溫
美兮脅子公而喪哲撝与揮同左傳宣公四年鄭子公謀弒靈公子家懼而從之義師仁
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宋義下令謂項羽很如羊羽即帳中斷其頭補云很下懇切不聽從
也斯委儒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趙高說李斯立胡亥後乃譖斯斯出獄謂其子

曰吾欲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 徐偃柔以弭義兮倏邦離而身虜周穆王西遊諸侯皆歸徐偃王穆王使楚伐之偃王不忍鬭其民敗走彭城〔[illegible]〕倏音叔 桑弘和而卻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弘和一作乘桑知事不可考 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任柔一作仁柔其事未詳或云縛設諸恐非 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鞼義干中鞼音刖 服和于躬和以義宣晏本和作利 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亂理也所以重理一賦之意 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追一本作進

瓶賦

東坡云揚子雲酒箴有問无荅子厚瓶賦蓋補亡耳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揚雄酒箴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illegible]〕鴟[illegible]賄切韋囊[illegible] 鴟夷幐也 鴟夷蒙鴻〔[illegible]〕二字並上聲漢書注云廣大貌 罍罃相追罃正字當作罌音鶯云云

也一本作罇音假樽名　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喙呼穢切口也斟酌更入

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

妍媸上倪堅切美好也下音蚩癡也已雖自售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

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眉曾云前漢酒箴注云眉井邊也

若人目上之有眉作湄者非　鈎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和胡卧切齊才詣切調和

也　窒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

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綆音哽井索　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

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張云徼古堯切求也覬音

冀　子無我愚我智如斯晁无咎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

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疎遠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子厚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

之絜以病已无寫鴟夷之旨以愚人盖更相明也

牛賦

東坡云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乃書子厚牛賦遺瓊州僧道贇使曉諭之

若知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踈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音豆頸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車上盛物處以箱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蹷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尻苦刀切說文脽也或穿緘縢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稼藿菽自與藿豆葉菽大豆騰踏康莊尒雅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辟平亦切頭邪也揚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巳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 并序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太玄經注炎爲口舌八爲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赦

也赤舌所敗若火以燒城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于火雖有頽城之言以水拒之災无由至矣祟音遂神禍也 喜而

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 熇虛嬌呼酷呼各三切炎氣也 而生夫人之齒牙上

殫飛而莫逍 殫音單極也 逍逍徙困切 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

滲涸兮 滲所禁切 涸音鶴 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嘵嘵以爲槖籥兮 嘵呼

交切一作嘐又古伯切 回祿煽怒而喊呀 〔重云〕上呼咸切下虛牙切 炖堪輿爲甗鏊

兮 〔重云〕堪輿天地也炖他昆切火盛貌甗女蹇切鬲屬鏊五倒切燒器也〔韻云〕甗語蹇切无底甑也又魚軒魚戰二切

爇雲漢而成霞 〔韻云〕爇儒劣切焚也 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 一无於字

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 轕音葛靈光殿賦云轇轕无垠房大貌東京賦釳戟轇轕雜乱貌

膏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笆沃無甁兮撲無鑾 鑾旋芮切又徐

辭切 金流玉鑠兮曾皐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煥物愈騰沸而

骹齖 骹丘交切一作骹〔重云〕骹苦交切齖齖也齖客牙切大齧也 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爲

禍往搜乎太玄之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

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睽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一作索）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覆仁之實去盗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瑶華鋪冲虛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illegible]劉力周切 清皃又音卯）彼狙雌倏施而以祟爲利者夫何爲邪

懲咎賦

（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

以繫縻兮（繫縻一本作繫摩）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睢火規切盱音吁茫荒忽不可考信也）下駮詭而懷私兮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炯戶頂切光也一本作耿）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斷丁亂切）哀吾黨之不淑兮（謂劉禹錫等）遭任遇之卒迫（卒與猝同）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呀虛牙切互一本作亐嚇音赫怒而拒物聲）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穫）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子厚初貶邵州刺史）惟罪大而寵厚兮

宜夫重仍乎禍謫（子厚再貶永州司馬）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
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音〕（麏九筠切麞也或從囷從禾麚音加
牡鹿也本作麚）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
舟摧抑而廻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音〕（霾莫皆切曀音翳尔雅曰風而雨土爲霾釋名
曰霾晦也詩終風注曰陰而風曰曀）黝雲涌而上屯（黝於糾切青黑色一本作玄雲）暮屑窣以
淫雨兮（窣蘇骨切）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
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音〕
（巒音鸞小山上銳曰巒）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汩乎淪
漣〔音〕（汩音骨又越筆切）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棼扶分切）哀吾
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
爲（元和九年母盧氏卒於永州）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貿音茂昏也）
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劃忽麥切又音畫）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

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轗軻二音坎可）曩余志之脩蹇兮（[illegible]）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頗音陂）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晁无咎曰子厚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厄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浪力唐切流貌）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旱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靜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一作[illegible]

哂玄虬蹶泥兮畏避蠹鼉（上与蛙同下武幸切蛙屬一本作蛙蛋）行不容之崢嶸兮（崢助耕切嶸音宏）質魁壘而無所隱（魁口賄切壘音磊前漢鮑宣傳魁壘之士服虔曰壯貌也）鱗介槁以橫陸兮鵾嘯羣而屬吻（吻武粉切口邊）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音銀）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霒雲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眞（汲冢書云禹逐舜終于蒼梧之野）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悄規綠切謂屈原）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貌艱（貌音眇）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嵒而企踵兮（嵒魚咸切）瞻故邦之殷轔（上音隱下音鄰又栗忍切言盛多）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蓊烏孔切）空廬穨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垷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隣（魑丑知切魅音寐）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褱言孟軻四十乃始特心兮猶希勇乎黝賁（謂北宮黝孟賁也下音奔）顧余質愚而鹵減兮宜觸禍以阽身（阽音閻臨危之名也）知從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

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絶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沮洳浩朗到二切洳如居切蒸沸熱而恒昏戲㒵鶡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景即影字蜮短狐也一名射工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狐字一本作弧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羅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沍音互水凝也莊子曰河漢沍而不能寒循舊鄉而顧懷兮余寐于荒陬兮心慊二而莫違慊苦簟切恨也不滿也貲舒解以自恣兮息憎醫而愈微憎伊淫切歘騰湧而上浮兮歘許勿切暴起也說文有所吹起諸韻歘從尋无從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歘吸

吹南国文選江淹詩欻吸鵾雞悲諸家多用從二火字莊子
釋音[hole]一卷朝菌注下云欻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欻

神化[hole]蟬蛻兮並作炏物許物
二切[hole]疾貌推此字从三火
俄滉瀁之無依滉力廣切 瀁余掌切 圓

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

夫水陸水一本作川 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鉥音述當依 𠭊本作訹 馭儗儗以

回復董云擬音 擬惑也 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

經耳兮纚所 尔切 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漫模 官切 虹蜺

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

汨兮靈一本作零雨董云瀄叉 瑟切汨越筆切水流貌 進怊悵而不得怊敕 驕切 白日邈

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董云霾音埋 飄雨土也 褫岳瀆以定位兮

手參差之白黑手即 互字 忽崩騫上下兮晏本崩騫翔以 上下以翹徨兮 聊按行

而自抑行一本 作𧗳 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

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岊立兮嵎牛 俱切

山高 貌 水汨汨以漂汨音骨又 激越必切 魂恍惘若有亡兮恍音恍惚 也惘音罔

滐汪浪以隕軾浪音郎類矄黃之黤漠兮黤音揜果實黑黲懷貌欲周流而
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馬融笛賦佁儗寬容敕吏切儗音毅韻音凝心回亙以
壅塞亙音濩俗作鍾鼓嘷以戒旦兮嘷音橫陶去幽而開寤矍蔚嘗
其復體兮鱐罾音曾蔚音尉魚網也復一本作後孰云桎梏之不固桎音質手械也梏姑
沃切足械也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
謂九夷之可居音協韻去声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
一本作墅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
鵬之遠去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鵬之一本作笄而尚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
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首去声禮記云狐死正丘首斯君子之所譽焉
獸之鳴號兮號去声出禮記三年問篇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
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

兮[刿音列又音例遰也]若重墉之相襃争生角逐上軼旁出兮[軼迭佚二音]其下坼裂而爲壕[壕音豪塹也]欣下頹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張云沓達合切合也漬疾智切漚物也]蒸鬱勃其腥臊[腥音星臊蘇曹切周礼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爲曹[沍胡固切与沍同寒也曹耦也]圕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斯民一本作下民一本作小人]積林麓以爲叢棘兮[積一本作攢張云麓音鹿山足日麓易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虎豹咆㘚代狴牢之吠嘷[咆音庖㘚虎鑑切虎豹声也狴音陛獄別名嘷音豪]兮胡井眢以管視兮[一本无兮字眢并作殞井眢烏丸切目无明也出左宣十二年]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爲柙兮匪豕吾爲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墾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晁无咎曰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爲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爲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皆陷穽也故賦囚山]

愈膏肓疾賦[肓音荒]

[illegible]於此賦頗譏言之云譏淺不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

景公寢疾膏肓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事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

身于堂下伏身一作俯伏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

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

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

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illegible]埏尸延切也有八埏又和土也疾

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腠音湊營

胃一本作脘胃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脉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

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讖果不得其所餐桑田巫也出左

傳成公十年公曰固知天賦性命知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

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

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

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

辯士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寢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摽婢小切）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鮐音台鮐魚名也老人背有鮐文）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殷辛紂也）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五官切剸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奚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子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宋景公事詳見貞符注）一揮而羲和匪昃（羲和日御也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出淮南子）桑穀生庭而

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雊古候切事並見貞符注]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噤巨京切]跼歔汗然[跼音局]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匍扶蒲二音匐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一本作活]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夭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本來下有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側詵切文選注云聚皃鹿豕狉狉音丕狸子曰狉韻云聚皃人不能搏噬音博誓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

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又字下焉二字下同）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履一本作獲）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守舒救切扞音干詩公侯干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礼記郊特牲篇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

戲仲山甫諫不听魯公卒国人殺戲而立括出国語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一本下有矣字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問鼎之小大輕重杜預注云示欲偪周取天下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鄭祝聃射周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萇音長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又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尾大不掉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合一本作吞謂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於陪臣之邦謂田氏篡齊韓魏趙分晉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事周孝王封為附庸及秦仲之孫襄公救周王室東遷始列為諸侯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本下无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陳勝吳廣等圜視而合從

[illegible]切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而一本作之困平城高祖七年病流矢高祖十二年擊黥布為流矢所中因病而崩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武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國封其子弟而侯國遂弱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謂藩鎮節度使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黷音讀事戎謂用兵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

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孟舒魏尚並守雲中)聞黃霸之明審(潁川守)覩汲黯之簡靖(淮陽太守)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

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矣上有斷必二字）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從將容切）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眦亦作眥疾智切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

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見管子牧民篇）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

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諸本作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見孟子）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爲至靈（倬音卓）大者聖神

其次賢能所謂賢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之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英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眊眊於獨見眊音諄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

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其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猒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上有斷字）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左傳昭公十九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一有也字）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官是一本作命是）異

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行音航左昭十一年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與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礼太宰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出左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遂鞭扑梏拲斬殺之慘（遂去声扑普卜切擊也字從手梏居沃切手械也拲居悚居玉二切兩手共械）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礼記內則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矣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工一本作公）易位而勳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一本作矣）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本無之事字）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論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上古定切下音遂出禮記）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

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趨逡遇切疾也一音促)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音豆敎)修囷倉(囷區倫切圓廩)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勞郎到切)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息并切察也囹音零語獄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易去聲)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

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欬苦代切鼽音求月令云人多鼽嚏說文病寒鼻窒也嚏丁計切鼻噴氣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夭烏老切寇戎來入相掠掠力灼切又音諒奪也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

發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一有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從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一本行字下有之字）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厭一涉切室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焯音灼明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

其中正而去其奇衺（上居宜切下与邪字同二字出周礼）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司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闕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一本秋下有冬字）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一本春下有夏字）

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以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敺同音區敺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一本刑下有之字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一本作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

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木謂頭手足皆有械）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更平聲一本作吏）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痺必至切足氣不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瞑莫定切）支不得舒怨號之聲（怨音宛號平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

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奴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忠之甚也

辨侵伐論

（在集賢院爲儆天下兵討淮西作時德宗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句）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

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朘一作没財一作私一
作傷[illegible]朘音宣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
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
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
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
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
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
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
固不服而躐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
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
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斷
聖人之所共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
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

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説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覩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説（左傳隱公三年）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一本无者字）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

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撢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一本之下有大字）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左傳成公十八年）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子魚名目夷宋襄之庶兄事見左傳僖公八年）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范雎也穰侯魏冉也史記秦昭王事）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成璜謂魏成翟黃史記魏文侯事）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載記苻堅）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秦二世）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童云臲卼結切卼五忽切不安也諸本作甈䫀云諸韻並作甈項書作甈隉後荅許原兆書甈兀固此臲卼字非甈音中列切甈諸韻同）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

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童云】咻音休又況羽切皆讙念声也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音二反〕上步忽反下都黎切晉寺人名以畀趙衰〔衰上四〕初危切晉大夫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媟音薛瀆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刁字亦作貂齊威公用之由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

立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声）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左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鞅於兗切史記商鞅入秦因寵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漢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譖殺蕭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設一本作說）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本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盾徒本切魯宣公二年趙穿殺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名夷皐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駁復讎議

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閭並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邽音圭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治一本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讞語蹇魚列魚蹇二切並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

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礼記曲礼云父之讎不与共戴天又寢苫枕干弗与共天下也）剸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悖音孛驁音敖）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礼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取此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成王与弟唐叔虞戲翦桐葉為珪曰以此封君）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如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声）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

未得其當當丁浪切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鞅傾雪切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舊云佚夷質切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辨列子

列禦寇所作唐號沖虛至德眞經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

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三上□又僖）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祖公紀渻子（渻音省）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或曰姓辛名妍字文子號曰計然葵丘濮上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訓注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即考字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山高貌或作嶤其意緒文辭乂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爲去聲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

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甞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甞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敷救切上言堯舜之不遺言一本作之而禪不及

已下之無湯之勢（下之一作下言）而己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戰国時人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音保）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摯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陿音治陿切）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切）

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存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嬰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勇而无礼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彊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辭是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

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號洞靈真經補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无其書開元末頴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爲襄陽王士元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重云上烏罪切或作喂下力罪切或作壘莊子音注云喂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録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童云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鶡似雉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鶡冠子十九篇餘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冊兵篇頭與鵩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VII : 66
Bp. White